

侯故處長逝世三週年哀詞	華壽嵩	同上
懷侯甦民先生	曾潤琛	同上
甦民學長逝世三週年紀念	張坦	同上
哲人其萎，風節常在	唐慧貞	同上
哲人其萎，風節常在	燕玲	同上
寫在侯甦民學長逝世三週年紀念會前	編者	同上
橫貫公路家源大橋	汪翕曹	同上

甦民侯先生生平事略——四九年二月二日侯學長逝世三週年紀念會文件
八十八期

此外於民國四十六年二月六日，自由中國各界人士，假臺北極樂殯儀館設奠，公祭侯故學長甦民先生，各方寄贈輓辭、祭文、誄聯及唱電甚夥，本刊亦曾摘錄若干則，刊載於友聲第五十二期。另侯故學長遺作選輯若干篇，亦刊載於友聲第五十二期。 清濤謹附誌 75. 11. 8

詮華工程顧問有限公司

營業項目

- 長途輸油（氣）管線測量設計
- 道路橋樑、水利、漁港設計
- 水深、水文、測量
- 25公里以內長距離測量
- 社區規畫、地形測量
- 一等水準測量、沉陷測量
- 油槽沉陷測量真圓度及容積測量

臺北市復興南路二段三十五號二樓
電話：(02)7761156 7761157

腿痛醫療痊癒記

段清濤

賤軀一向粗健，但人吃五穀雜糧總難免有發生病痛的時候。

去年八月間，忽然感到右髖骨後上方較突出的那部份，有發麻疼痛的感覺，繼而右腿外側從髖骨到腳腕一條神經，也跟着發麻疼痛起來；最先還不在乎，但後來却痛得有些不能忍受。經友人推薦到三軍總醫院去診治，說那裏的骨科主任是年青一代醫術很不錯的醫師。掛了號，照了X光片，經診斷說是「韌帶炎」，我請教主任為什麼會發生韌帶炎？他態度似很輕鬆地說：「不好說！」我聽了一怔，莫非有什麼大毛病！隨即看他在面前一張便條上寫了一個「老」字，另在「老」字周圍畫了一個圓圈，並說：「是機能老化呀！」我笑着對他說：「我並不在乎，人本來是老了嗎！」開了一星期的藥，共三種，按規定服用，頗見效驗，腿真的不痛了。

一星期後再去求診，主任休假，助手問服藥情形怎樣？我说不痛了，情形很好。助手說再照主任所開藥物繼續服用兩個星期吧。回家後仍照樣服用，但發覺藥效在逐漸減退，雖藥量相同，但痛的感覺又出現了。兩週後再去，主任說：前兩次用的藥，對胃傷害太大，所以用另外兩種藥來調和那種副作用；的確，我也感到食慾和消化力都受了影響。主任說，這次改用「坐藥」吧，也就是塞肛門的藥，這種藥不會影響到胃，但醫院沒有這種藥，須到藥房去買，根據指示到藥房買了藥。初用藥效很好，每顆可保二十四小時不痛。但十天後藥效漸減的現象又出現了，我再去請教主任，他說每天用兩顆吧，我照辦，無奈藥效遽減現象繼續進展，我覺得此藥非根治之藥，研究另謀治療。

當即想到，昔年北平「同仁堂」的藥，差不多都具奇效，因之想到此地同仁堂。到了那裏，請出一位老先生，向他說明病情，他說可以吃一種「活絡丸」，一定可治愈。我以六百元買了二十九丸，繼續服用了十四丸，竟沒有發生半點兒效果，剩下六丸，只好停用。

疼痛還是令人坐立不安，夜晚睡眠翻身困難。

啊！又想起了一處地方。那是在和平西路一處叫「精神療養中心」的，那裏的療法是「推拿」，但又帶些神秘的宗教氣息；十幾年前主持人原是一位湘籍王笛卿老先生，年近九旬，精神矍鑠。過了幾年，王老先生過世，在景行廳開弔，由湘籍若干位顯要主持喪葬事宜，多人都穿了「中心」的規定「禮服」（藏藍色布長衫），如前省主席黃達公、交通處長陳聲簧諸先生等湘籍賢達，也都穿了是項長衫，參加並主持喪禮，據說後來黃達公即接着主持該「中心」。我因為當年曾在那裏求診過，也接到訃聞，參加喪禮。

我去那裏求診，大約是在民國六十年左右。因有一段時期，運動較少，加以夏天在辦公室吹冷氣，雙腿膝蓋下動作很不靈便，尤以在辦公室坐久，站起來時須先雙手扶桌，活動膝部片刻，才能行動自如。有朋友介紹到該「中心」推拿，三四次即痊癒。後來到六十三年，小女因在美生病，回臺休假，也曾到那裏推拿過，頗有效驗；次男服完兵役出國前，在臺北服務一年期間，也曾到那裏「禮拜、吃香灰、受戒、習藝」，正式變成裏面的一員。至今在美還常替長輩們以推拿醫治輕微的筋骨痠痛，被推拿過的人都說，真有些效力。十幾年前，那時執行推拿的「醫師」和求診的病人，常常擠得不算太寬敞的該「中心」轉身不得。「醫師」們多係患病被醫治好後自動奉獻，免費服務，只是由「中心」供應午晚兩餐。男性「醫師」醫男病人，在外屋；女性「醫師」醫女病人，在內屋。據說，當年曾任北市警察局長的酈俊厚先生的夫人，以四十剛出頭之年，忽然患了輕微

中風，醫療無效，即經該「中心」推拿而完全復健的。

上面介紹了一大篇，再回到我本人，吃「活絡丸」無效，因而想起了這家「中心」。尋路找到，盛況已非當年，「醫師」只有三數人，病人似只遇到三、四位。我曾告以三總照X光片，診斷是「韌帶炎」，希望他能參考，他似乎也沒有聽進，還是照老法子，推拿了起來。這位先生正值壯年，手力極強，被推拿的疼痛壓住了原來的病痛，推拿剛完，稍感舒適，過了一會兒，疼痛依舊，如此每天一次，共推拿了十四次，疼痛未減。

正走投無路間，和一位學長談起，他說他夫人因右膀疼痛，舉手無法過肩，極感痛苦，經一位針灸大夫針了十次，膀臂已動作自如，只偶爾尚感到一些不舒服而已。於是我又興沖沖地去求診，每天一次，去了十三次，除扎針外，還用了兩次「香烤」，每天早午晚三次飯前後，再各服一種丸藥，痛疼稍減，但未根除。我想那位學長夫人十次便大致痊癒，我已十三次，尚未見大好，試停兩天看看如何。這一停可不得了，到第三天早晨，居然從床上爬不起來，勉強坐起，腿痛得無法彎曲，袜子硬是穿不上腳，最後總算勉強穿上，再到針灸大夫處，說明情形，大夫說，讓我們換個方法試試看：在起病處貼上像膏藥一類的東西，外面用火烤，用此法及扎針，又連續五天，還無大效，只好向大夫說明，想另尋他法試試看，大夫也欣然同意。

退休後把公保退了，政府近為體卹退休人員，特辦恢復公保，此時新公保證已拿到，再到公保門診去試試吧。應診的大夫恰巧是三總的大夫，師承相傳，開的藥和三總主任相同，只是調理胃的藥由兩種變成三種。服藥一週，再去拿了兩週的藥，服用一半，前次藥效漸減的現象又來了，只得停服，但腿痛依舊，劇痛時，即或你咬緊牙關，也難忍受。

一個念頭，又來腦際。小女於民國五十八年起，曾患直腸潰瘍，大便出血不止。她於是年做完哈佛的 Post Doctor 以後，即留該校醫學院作

生化實驗，就近在該醫院醫療，一拖數年，迄未痊癒。回臺休假時，求診於此間二、三位名腸胃科醫師，皆云哈佛醫師，起碼都是國家級的醫師，診斷用藥，應不會錯，如要我們開藥，我們也是開這些藥啊。無奈，只好續服該藥而使血依舊。直到六十九年底，她結束了耶魯醫學院兩年的生化實驗，另進行麻省理工的研究所工作，利用這段時間，回臺休假。原打算休假二個月，我力勸她把休假時間延長一倍，她總算勉強同意了，隨即力勸她改試中藥（過去也曾勸過多次，她堅持不肯），先是不肯，多次勸說，最後同意一試。我心目中原有一位中醫，是本省籍，聽朋友講，治癒不少疑難雜症，但醫療處所却極簡陋。小女在美看慣了哈佛醫院的設備，驟然跑進這樣一處診所，心理上恐怕未必肯接受，於是先帶她到臺北一位相當有名的中醫處，客廳寬敞，佈置清雅，醫師口述，有四、五位實習學生各自紀錄病況並繕寫藥方，氣派很不錯，但服藥十幾劑，未見好轉。於是勸她改到我心目中的中醫師處求診，服藥十數劑後，病情頗見進步，於是產生信心，她七十年五月中回美帶了若干包煎煮草藥及丸藥，我五月底去美，又帶了一大箱，嗣後又托此間友人買好寄去，我回臺後再續寄，如此七、八個月後，腸出血病竟痊癒。在服西藥期間，醫師警告她該藥對胎兒不利，絕對不可懷孕。服中藥病癒後懷孕，於七十一年九月八日產一女嬰，到今年九月八日滿四週歲，健康活潑，十分可愛。她在得病以迄痊癒以後，總遵醫囑按期照大腸鏡，直腸上有一疤痕，一直存在，此即便血的發源地，到前年十一月再照大腸鏡，該處疤痕居然消失不見，醫院醫師以及她實驗室幾位醫師（她在 MIT 實驗室研究遺傳工程，主任是英國一位名醫師，另有幾位醫師，也在那裏做研究）一致驚奇不置，都說你們的中醫藥實在太神奇了！

說了一大段導言，再回到我自己。我想起了這位中藥師，醫好小女纏身十二年的痼疾，對我多處求醫而無效的腿痛，也該藥到病除吧。於是我

又去看了他。因為彼此已很熟，當我說完醫療經過及效驗時，他笑笑說：「你早就該來，早來早就好了。」給我吃的湯藥，和給小女的湯藥，應該是相同的，都是一塊塊的木頭、樹根、樹枝、樹葉之類的東西，很大很大的一包，要專買一只鋁鍋煎煮，才盛得下。吃法却又不同，先把藥煎煮剩一大湯碗，然後再放四、五兩去了肉的豬脊骨，放在電鍋裏蒸，蒸好後每劑每天分三次服用。各位試想想，中藥已是不太好吃了，再放進豬脊骨去蒸，又不能放鹽，其難吃可想而知！如此，我大概吃了十四、五天。這次藥效却不靈了，痛雖略輕，却仍疼痛難忍。

多次求醫無效，救星却繼續出現。今年校慶高爾夫球賽，是屠欽濤學長負責，他打電話來問我參加不參加？我告訴他腿痛甚劇，無法參加。他說：「真巧，我來告訴你一個醫療的地方，是在西寧南路，主治醫師是位盲人，先扎金針，隨後電療，」他說他臂痛甚劇，即是在那裏醫好的。去時前一天要電話約好診治時間。我隨即電話約好次日（三月十三日，星期四）上午十時半到那裏治療。

剛放下電話，電話鈴又響了。一聽竟是前鐵路局總工程司馮故學長紹光的夫人劉咸思學嫂（劉故學長大中的胞姊。）她劈頭就說：「明天晚上我想請你聽戲，如果你明天晚上沒有別的約會，希望你能來，但是先要請你去買票。」我問她怎麼一回事？她接着解釋說，海光國劇隊今明兩天上演「大八義圖」（即趙氏孤兒——筆者），這是一齣很少露演的戲，她極想看十三日晚那一場。除了要我去買票外，看戲那天下午六時左右還一定要到她府上吃晚飯，飯後再一同去看戲。我對她說，是晚七時半開戲前，我在戲院門口等你好了，何必一定要來吃晚飯？她又解釋說，她家門外每到傍晚擺了很多零食攤兒，還有賣水菓的，賣零用物品的，極為雜亂。有一次她一個人在晚十時左右回家，計程車在巷口停下，她下車剛轉進巷內，後面有一年青人騎摩托車跟踪而來，幸虧她家是轉進巷內第一家，走幾

步即到，趕緊開門而入，該騎車青年即直衝而過，如果她家在巷底，要走一段路才能到家時，那晚一定會被搶，因此她晚上一個人不敢出門，說看完戲，還需要坐計程車送她回家，要站在她家門口，等她關好了門我再離開。老大嫂老大姐的吩咐，一切照辦。

第二天（三月十三日）上午九時餘到達中華路國軍文藝中心買了兩張票，當然不好意思要老大姐請客，隨即轉往西寧南路預約的醫師處治療。自上午治完直到下午四時左右，還覺得蠻舒服，可是四時以後又開始覺得痛起來。

六時前到達馮府，在用飯時不知如何談起我腿痛的事。啊，此時真的教星又來了！馮學嫂說：她家女傭，也有腿痛的毛病，她在一家叫「天隆青草店」的店裏買了一種膠囊藥，一吃就好，好了她就不再吃，再痛時又吃便又痊癒，蠻有效的，也沒有什麼副作用。那家藥店就在羅斯福路我家附近，現在她手邊還有五顆送給我，拿回家晚上先吃兩顆，明早再吃兩顆，看看效果如何。當晚看完戲回家服兩顆，次晨再服兩顆，似覺有效。早飯後漫步到該草藥店，向那家的主人（沒有正式醫師執照）說明情形，他說要先服膠囊藥，如有效再換服一種黑色中藥丸。那種膠囊藥十元一顆，每袋十一顆一百元，我買了兩袋，每日早午晚三餐前或後各服一顆，二十二顆服完後，感覺頗有效，乃去買了二兩黑色藥丸，每兩二百五十元，每日早晚或餐前後各服八粒，每兩藥大約可服用一星期。主人告知，如覺疼痛減輕，藥量亦可逐漸減少。我自服完第一次的二兩黑丸藥後，即從未再有疼痛的感覺，我的服藥量也由每次八粒遞減到每次兩粒。有時因運動較多或身體疲勞，原發病處感到不舒服（不是痛），每次即多服一二粒，如此不舒服的感覺也就消失了。我自三月十四日開始服此兩種藥，迄今（九月七日）將近半年，不論腸胃、腎、肝等內部機構，似都沒有感到有什麼不對的地方。

有一天和陳樹曦學長談起我腿痛醫療經過，和服此草藥丸的效驗，他聽了大感興趣，因為他的腰部也時感疼痛，醫治未見顯著效果；聽我說後，頗想試試，但他不明瞭這種藥的成份，尤其怕裏面有西藥治痛特效藥「克蒂松」一類的藥，他說他沒有我這項勇氣，不敢服用。有一次他和銀行界朋友錢龍韜先生打高爾夫球，錢先生抱怨說，因腿痛，以後恐怕不能再打球了。陳學長把我的情形告訴了他，問他有沒有勇氣一試？錢先生按址買了藥，但他先送到一家化驗所，化驗的結果，純係中藥材，沒有半點兒西藥，他服用了，大見效力。

以前在大陸時期曾在幾條鐵路服務過的同仁，在此間每月有一次聯誼聚餐會，陳學長曾不只一次在該餐會上向大家吹噓這種草藥丸的效力，有這種病痛的同仁也試用過，都說效力還不錯，我也向其他有這種病痛的朋友分別介紹過，試用者也說效力還不錯。

人到中老年期，患腰腿痛者想不少，我囉囉嗦嗦寫了這麼多，佔用「友聲」這麼多寶貴的篇幅，也無非是要各學長廣為週知：有這樣一種草藥，可以治療這樣的病痛，如不幸而患有這種病痛久治不癒時，似也無妨試一試。

該家草藥店名叫：「天隆青草店」，地址是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112 號（古亭市場對面），電話 3511341。

徵求友聲第10期

本人保存全部「友聲」，惟尚短缺第 10 期，茲擬查找一些資料，敬請各位學長惠予翻找所存「友聲」，如尚保有該期者，請賜予借閱或惠贈，如係借閱者，用畢即行璧還

段 清 濤 敬啓

通信處：臺北市晉江街四巷三號14A